

當年重慶的報紙與故人

一頁光榮的史篇，但我祇寫下若干難忘的小印象。

趙效沂

現在我們每天所看到的日晚報，論紙張，印刷，已不遜歐美日本的報紙。一個月省下四包半「長壽煙」的零錢，使可以訂閱一份。未始不是精神生活大享受之一。如果問抗戰時期在大後方的人士，對當時所習閱重慶出版的報紙，與今日兩者相較，印象又如何？如果向未去過大陸的人士，述說當年報紙版面的寒儉相，也許他們還會說我過甚其辭。

對日抗戰年代，物資一年比一年缺乏，白報紙可說是「絕無僅有」。報業所用以印報的紙張，只好「窮則變，變則通」的「因地制宜」。在東南地區，用土製毛邊紙印刷，紙質潔白則有之，但厚度不及。印出來的報紙，油墨容易透出紙背，以致兩面模糊，正反字跡重疊，頗費目力，但較重慶的報紙，又稍勝一籌。重慶的報紙，「難於寓目」的程度，較東南地區出版的地方報尤覺不好。

當年重慶大報，如中央日報、大公報、掃蕩報（「國共和談」時期改稱和平日報），時事新

報，新華日報（共黨的機關報）等，都是用平版機印刷，時事新報裝有一部輪轉機，因紙源不繼，也只好棄而不用，仍用平版機。平版機印報，用馬達拖帶，每小時出報僅一千份上下，如遇空襲停電改用人力搖動，至多每小時只能出版八百份。所以要多裝幾部，用鑄版機鑄版，同時印刷，爭取時間。以中央日報為例，就在防空洞中裝了七部平版印刷機，遇到敵機夜襲，工作停擺，有時延到下午二時，七部平版機尚在作「氣喘如牛」狀，繼續轉動，遞到讀者手上，或已到了萬家燈火的時候，日報作晚報賣。好在此種情形尚不多見。

平版機所用的紙張，所謂「嘉樂紙」，是當地出產的土紙，顏色黃黑。讀者如要問「黃黑」到何等程度，我可以請您到咖啡館小坐，叫一杯淡咖啡，就是這等淡咖啡的顏色。這種紙張，厚度如包裝牛皮紙，一面光滑，一面粗糙，拉力尤差，一扯即破。用這樣土報紙印出來的日晚報，在陽光充足以地方，尚可閱讀，如在傍晚時分，

近視的人只看到一片模糊，頗與「讀天書」之歎。依各報常例，每天出版均用嘉樂紙，另外只加印四份日報紙，兩份呈送蔣委員長官邸，兩份留作合訂本之用。因此，報社內早班工作人員，能及時迅速搶看此種用白報紙印刷的報紙，已認為幸數。

追述我國近代報史，當時重慶確是報人匯集之地。如陳博生、張季鸞、胡政之、黃少谷，成舍我諸位先生，都够得上稱為「國士」，但從無人視之為「大亨」。他們也謙恭自持，不作發財之想，不作求名之夢，惟知支持國策，引鼓舞民心士氣為己任，待人接物，且從無作「張牙舞爪」之狀。就是一般從業人士，國文修養似較今日為佳，都能刻苦自勵，不求聞達，大家所追求的共同目標，就是早日爭取對日抗戰的勝利。這些事實，我記憶得最深刻。國家艱難時會，才愈顯露出報人的忠貞與氣節。今日台灣經濟繁榮，物資充足，以視當年重慶，勝似千萬倍。在物質條件優越之下，如再將「重慶精神」發揚光大，其

版合聯報各慶重

日二十月八年八十二國民華中

重慶各報聯合版

本報自八月二十二日起...

重慶各報聯合委員會啟事

本報代收捐助款物總報告

啟事

新報八二三復刊啟事

時事新報啟事

掃蕩報啟事

中央日報復刊啟事

西南日報啟事

新華日報復刊啟事

歐亞文化復刊啟事

重慶衛戍總司令部

財政部通告

衛生部通告

出紙報市全，炸被館報家多，襲空機日受遭續連慶重日四日三月五年八十二國民。傳宣國建戰抗為續繼，印編中洞山在，版合聯版。

或就將更有可觀。

談到編輯

工作情況，迄今回想，猶為之色變。在平日，重慶電力不足，燈光暗淡，大家改用「輕磅」燈泡。何謂「輕磅」？重慶電壓是二百二十弗，因供電量有限，用電者超額，所以二百二十弗的電力，實際上只有一百二三十弗，於是「聰明人」靈機一動，改用一百一十弗的燈泡，倍覺光明，即今日適合台灣電力所用者。這種燈泡，即俗稱的「輕磅」。

普通「聰明」之後，「輕磅」燈泡又不發生作用，依舊如同鬼火。在這樣暗淡燈光之下，寫稿、編稿、校對，要耗費極大目力，但大家早已習以為常。今日台灣如果電力有不足情事，民間必發怨言，輿論也必呼籲台電改進業務。當年政府財力應付軍事已嫌不足，難道能為民間照明問題，花一大筆錢來擴充電力設備？

霧季一過，空襲頻仍，日閻惡作劇，有所謂「疲勞轟炸」者，月明之夜，敵機整晚更番來襲，一般人進防空洞，閉目養神，叫苦的莫過報人。到了警報解除，回到編輯部，房屋偶或被炸，塵土滿案，電力阻斷，改用桐油燈，光度真可用「一燈如豆」四字來形容。「一燈如豆」也就罷了，偏偏桐油燈發出的黑煙，充滿全室，眼鼻倍覺難受。好容易捱到「截稿」回家，渾身蒙上一層黑煙，鼻孔職可呼吸，聚黑煙尤多，擦一次身，洗一次臉，整盆水和臉巾都成了淡黑色。此情此景，迄今事隔廿餘年，思之尚覺可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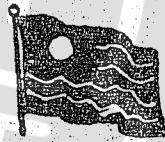
最慘的是，當敵機整晚「疲勞轟炸」之後，上午三四時，敵機肆虐去了，我們趕快走出防空洞，到編輯部以最快速度處理稿件，拖着疲乏的身軀回家，正要上床睡覺，日機又來，又將進防空洞。身體愈疲乏，精神愈亢進，愈無法入睡，這是生理上的反常反應，無可如何。如果吃下一顆安睡藥，萬一敵機再來襲，無法走避，豈不真應了「長眠不起」的慘境！這樣最惡劣的情況，每年至少也得捱上十來次。

重慶生活艱苦，盡人皆然，但以夜晚工作的

報人為尤甚。因為身負「趕時間」的職務，生活顛倒之外，因轟炸趕工，睡眠不足，精神備覺難支。此間常有「有閒階級」，搓了通宵麻將，第二天上午尚可安然就寢，當年的編輯先生熬夜之外，白天也難得的好好安息，日久月深，累積疲勞展八年之久，實在是世界上「醫案奇聞」之一，偏偏我就是這「奇聞」中的人物，「熬」到現在，身體還一直硬朗，常笑對友輩說，如此這般，大概是「祖宗積德」所賜吧！

說實在話，當年每天吃「八寶飯」（米中雜有砂粒，稗子，謔者稱為八寶飯，亦具見國人之善於苦中作樂，擅取新名詞），口袋裏多剩了幾文錢，偶到飯館叫一碗牛肉湯，一盤豆瓣魚，和家人打一次牙祭，已是極大的享受。以一個輾轉流徙，受盡苦難的人（我只是億萬人中的一例），居然能死裏求生，活到現在，仍能貢其餘力，參加戡亂戰爭的行列，論體力，真不差，論智力，更不在其他國人之下，經過八年的洪爐鍛鍊，依舊在頂天立地做人，大家都應為中國人的「耐力」而驕傲。聽小孩子唱：「中國一定強！中國一定強！」細思之，不是空喊口號，確有事實與哲理依據。

以上所談的報人，報事，為應「中外」主編索稿，信手拈來，不足以窺全貌，僅略抒感臆而已。我現在已屆退休之年，所望今之報人都能重溫昔年開創的精神，不為名，不求利，社會生活普遍富庶無庸過份刻苦，只要加倍努力，辦出一張有益人羣，擲地有聲的好報紙來，當作一份有功反共抗俄偉業的禮物，貢獻於國家，社會。我所望，諒亦國人所望也。



局 商 招 輪 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日 本 — 東 南 亞 — 美 國 (線 航)

總 司 公	基 隆 分 公 司	高 雄 分 公 司	東 京 分 公 司	駐 美 代 辦 處
地址：臺北館前路 46號建業大樓	地址：基隆市港西路	地址：高雄市蓬萊路	地址：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丸ノ内二丁目二番二 三〇六室	地址：New York, N. Y. 10048
電話：三六一一 三一七一 三一七六 三一八三 三一四二	電話：二二六八 二二六六 二二六二 二二四六 二二四五	電話：五五二六 五五三七 五五二九 五五四八 五五四六	電話：(213) 6941—5	電話：212-775-1010
One World Trade Center Suite 2273 New York, N. Y. 10048				